# 洛陽伽藍記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洛陽伽藍記
卷二　城東

► 卷三

明懸尼寺，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。在建春門外石橋南。穀水周圍繞城，至建春門外，東入陽渠石橋。橋有四石柱，在道南，銘云：「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。」逮我孝昌三年，大雨頹橋，南柱始埋沒，道北二柱，至今猶存。衒之按，劉澄之《山川古今記》、戴延之《西征記》並云晉太康元年造，此則失之遠矣。按澄之等並生在江表，未遊中土，假因征役，暫來經過，至於舊事，多非親覽，聞諸道路，便為穿鑿，誤我後學，日月已甚。

有三層塔一所，未加莊嚴。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，高祖令為租場，天下貢賦所聚蓄也。龍華寺，宿衛羽林虎賁等所立也。在建春門外陽渠南。寺南有租場。

陽渠北有建陽里，里內有土臺，高三丈，上作二精舍。

趙逸云：「此臺是中朝旗亭也。」上有二層樓，懸鼓擊之以罷市。

有鐘一口，撞之聞五十里。太后以鐘聲遠聞，遂移在宮內，置凝閑堂前，與內講。沙門打為時節。孝昌初，蕭衍子豫章王綜來降，聞此鐘聲，以為奇異，遂造《聽鐘歌》三首，行傳於世。

綜字世謙，偽齊昏主寶卷遺腹子也。寶卷臨政淫亂，吳人苦之。雍州刺史蕭衍立南康王寶融為主，舉兵向秣陵，事既克捷，遂殺寶融而自立。寶卷有美人吳景暉，時孕綜經月，

衍因幸景暉，及綜生，認為己子，小名緣覺，封豫章王。綜形貌舉止甚似昏主，其母告之，令自方便。綜遂歸我聖闕，更改名曰纘，字德文，始為寶卷追服三年喪。明帝拜綜為太尉公，封丹陽王。永安年中，尚莊帝姊壽陽公主字莒犁。公主容色美麗，綜甚敬之。與公主語，常自稱下官。授齊州刺史，加開府。及京師傾覆，綜棄州北走。時爾朱世隆專權，遣取公主至洛陽，世隆逼之，公主罵曰：「胡狗，敢辱天王女乎！」世隆怒，遂縊殺之。

瓔珞寺，在建春門外御道北，所謂建陽里也。即中朝時白社地，董威輦所居處。

里內有瓔珞、慈善、暉和、通覺、暉玄、宗聖、魏昌、熙平、崇真、因果等十寺。里內士庶二千餘戶，信崇三寶。眾僧利養，百姓所供也。

宗聖寺，有像一軀，舉高三丈八尺，端嚴殊特，相好畢備，士庶瞻仰，目不暫瞬。此像一出，市井皆空，炎光輝赫，獨絕世表。妙伎雜樂，亞於劉騰，城東士女，多來此寺觀看也。

崇真寺比丘惠嶷死經七日還活，經閻羅王檢閱，以錯放免。

惠嶷具說過去之時，有五比丘同閱。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，坐禪苦行得升天堂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，以誦四十卷涅槃，亦升天堂。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曇謨最，講《涅槃》、《華嚴》，領眾千人。閻羅王曰：「講經者心懷彼我，以驕淩物，比丘中第一粗行。今唯試坐、禪誦經，不問講經。」其曇謨最曰：「貧道立身以來，唯好講經，實不閻誦。」閻羅王敕付司，即有青衣十人，送曇謨最向西北門。屋舍皆黑，似非好處。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道弘，自云教化四輩檀越，造一切經，人中金像十軀。閻羅王曰：「沙門之體，必須攝心守道，誌在禪誦。不幹世事，不作有為。雖造作經像，正欲得他人財物；既得財物，貪心即起；既懷貪心，便是三毒不除，具足煩惱。」亦付司，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。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真，自云出家之前，嘗作隴西太守，造靈覺寺。寺成，即棄官入道。雖不禪誦，禮拜不闕。閻羅王曰：「卿作太守之日，曲理枉法，劫奪民財，假作此寺，非卿之力，何勞說此！」亦付司，青衣送入黑門。」時太后聞之，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嶷所說即訪寶明等寺。城東有寶明寺，城內有般若寺，城西有融覺、禪林、靈覺等三寺，問智聖、道品、曇謨最、道弘、寶真等，皆實有之。議曰人死有罪福。即請坐禪僧一百人常在殿內供養之。詔不聽持經象沿路乞索。若私有財物，造經像者任意。慧嶷亦入白鹿山，隱居脩道。自此以後，京邑比丘，悉皆事禪誦，不復以講經

為意。

出建春門外一里餘，至東石橋。南北而行，晉太康元年造。橋南有魏朝時馬市，刑嵇康之所也。橋北大道西有建陽里，大道東有綏民里，里內有河間劉宣明宅。

神龜年中，以直諫忤旨，斬於都市。訖目不瞑，屍行百步，時人談以枉死。宣明少有名譽，精通經史，危行及於誅死。

魏昌尼寺，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。在里東南角。即中朝牛馬市處也，刑嵇康之所。東臨石橋。

此橋南北行。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也。澄之等蓋見此橋銘，因而以橋為太康初造也。

石橋南道有景興尼寺，亦閹官等所共立也。有金像輦，去地三丈，上施寶蓋，四面垂金鈴、七寶珠，飛天伎樂，望之雲表。作工甚精，難可揚搉。像出之日，常詔羽林一百人舉此像，絲竹雜伎，皆由旨給。

建陽里東有綏民里，里內有洛陽縣，臨渠水。縣門外有洛陽令楊機清德碑。綏民里，有東崇義里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。

地形顯敞，門臨御道。時有隱士趙逸，云是晉武時人，晉朝舊事，多所記錄。正光初，來至京師，見子休宅，歎息曰：「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。」時人未之信，遂問寺之由緒。逸云：「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，始立此寺。本有三層浮圖，用磚為之。」指子休園中曰：「此是故處。」子休掘而驗之，果得磚數萬。並有石銘云：「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，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。」時園中果菜豐蔚，林木扶疏，乃服逸言，號為聖人。子休遂舍宅為靈應寺。所得之磚，還為三層浮圖。好事者遂尋，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。逸曰： 「晉時民少於今日，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。」又云：「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，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，吾皆遊其都邑，目見其事。國滅之後，觀其史書，皆非實錄，莫不推過於人，引善自向。苻生雖好勇嗜酒，亦仁而不殺。觀其治典，未為凶暴。及詳其史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〈（苻堅自是賢主，賊君取位，妄書君惡，凡諸史官，皆是類也。人皆貴遠賤近，以為信然。）〉當今之人，亦生愚死智，惑已甚矣。」人問其故，逸曰：「生時中庸之人耳，及其死也，碑文墓誌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，盡生民之能事，為君共堯舜連衡，為臣與伊皋等跡。牧民之官，浮虎慕其清塵；執法之吏，

埋輪謝其梗直。所謂生為盜蹠，死為夷齊，佞言傷正，華辭損實。」當時構文之士，慚逸此言。步兵校尉李澄問曰：「太尉府前磚浮圖，形製甚古，猶未崩毀，未知早晚造？」逸云：「晉義熙十二年，劉裕伐姚泓，軍人所作。」汝南王聞而異之，拜為義父。因而問何所服餌，以致長年。逸云：「吾不閑養生，自然長壽。郭璞嘗為吾筮云，壽年五百歲，今始逾半。」帝給步挽車一乘，遊於市里。所經之處，多記舊跡。三年以後遁去，莫知所在。

崇義里東有七里橋，以石為之。中朝時，杜預之荊州，出頓之所也。七里橋東一里，郭門開三道，時人號為三門。

離別者多云：「相送三門外。」京師士子，送去迎歸，常在此處。

莊嚴寺在東陽門外一里御道北，所謂東安里也。北為租場。里內有駙馬都尉司馬悅、濟州刺史刀宣、幽州刺史李真奴、豫州刺史公孫驤等四宅。秦太上君寺，胡太后所立也。

在東陽門外二里御道北，所謂暉文里。

里內有太保崔光、太傅崔延寔、冀州刺史李韶、秘書監鄭道昭等四宅。並豐堂崛起，高門洞開。趙逸云：暉文里是晉馬道里，延寔宅是蜀主劉禪宅，延寔宅東有脩和宅，是吳主孫皓宅。李韶宅是晉司空張華宅。

當時太后正號崇訓，母儀天下，號父為秦太上公，母為秦太上君。為母追福，因以名焉。

中有五層浮圖一所，修刹入雲，高門向街，佛事莊飾，等於永寧。誦室禪堂，周流重疊。花林芳草，遍滿階墀。常有大德名僧，講一切經。受業沙門，亦有千數。

太傅李延寔者，莊帝舅也。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，臨去奉辭，帝謂寔曰：「懷磚之俗，世號難治。舅宜好用心，副朝廷所委。」寔答曰：「臣年迫桑榆，氣同朝露，人間稍遠，日近鬆丘。臣已久乞閑退。陛下渭陽興念，寵及老臣，使夜行罪人，裁錦萬里，謹奉明敕，不敢失墜。」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，不曉懷磚之義，私問舍人溫子升。子升曰：「吾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，問賓客從至青州者云：齊土之民，風俗淺薄，虛論高談，專在榮利。太守初欲入境，皆懷磚叩首以美其意；及其代下還家，以磚擊之。言其向背速於反掌。是以京師謠語曰：『獄中無係囚，舍內無青州。假令家道惡，腹中不懷

愁。』懷磚之義起在於此也。」

潁川荀濟，風流名士，高鑒妙識，獨出當世。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。曰：「齊人外矯仁義，內懷鄙吝；輕同羽毛，利等錐刀。好馳虛譽，阿附成名，威勢所在，側肩競入，求其榮利，甜然濃泗。譬於四方慕勢最甚。」號齊氏子為慕勢諸郎。臨淄官徒布在京邑，聞懷磚慕勢，鹹共恥之，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。問其故，孝忠曰：「營丘風俗，太公餘化，稷下儒林，禮義所出。今雖淩遲，足為天下模楷。荀濟人非許郭，不識東家，雖復莠言自口，未宜榮辱也。」

正始寺，百官等所立也。正始中立，因以為名。在東陽門外御道南，所謂敬義里也。里內有典虞曹。

簷宇清淨，美於叢林，眾僧房前，高林對牖，青松綠檉，連枝交映。多有枳樹，而不中食。有石碑一枚，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，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，自餘百官各有差，少者不減五千已下，後人刊之。

敬義里南有昭德里。里內有尚書仆射遊肇、御史尉李彪、七兵尚書崔休、幽州刺史常景、司農張倫等五宅。

彪、景出自儒生，居室儉素。惟倫最為豪侈，齋宇光麗，服玩精奇，車馬出入，逾於邦君。園林山池之美，諸王莫及。倫造景陽山，有若自然。其中重岩復嶺，嶔相屬；深蹊洞壑，邐迤連接。高林巨樹，足使日月蔽虧；懸葛垂蘿，能令風煙出入。崎嶇石路，似壅而通，崢嶸澗道，盤紆復直。是以山情野興之士，遊以忘歸。天水人薑質，誌性疏誕，麻衣葛巾，有逸民之操。見倫山愛之，如不能已，遂造《廷山賦》，行傳於世。其辭曰：「夫偏重者，愛昔先民之由樸由純，然則純樸之體，與造化而梁津。濠上之客，柱下之史，悟無為以明心，讬自然以圖誌。輒以山水為富，不以章甫為貴。任性浮沈，若淡兮無味。今司農張氏，實踵其人。巨量煥於物表，夭矯洞達其真。青松未勝其潔，白玉不比其珍。心托空而棲有，情入古以如新。既不專流宕，又不偏華尚。卜居動靜之間，不以山水為忘。庭起半丘半壑，聽以目達心想。進不入聲榮，退不為隱放。爾乃決石通泉，拔嶺岩前。斜與危雲等並，蒙與曲棟相連。下天津之高霧，納滄海之遠煙。纖列之狀如一古，崩剝之勢似千年。若乃絕嶺懸坡，蹭蹬蹉跎。泉水紆徐如浪峭，山石高下復危多。五尋百拔，十步千過。則知巫山弗及，未審蓬萊如何。其中煙花露草，或傾或倒。霜幹風枝，半聳半垂。玉葉金莖，散滿階坪。然目之綺，裂鼻之馨。既共陽春等茂，復與白

雪齊清。或言神明之骨，陰陽之精，天地未覺生此，異人焉識其名。羽徒紛泊，色雜蒼黃。綠頭紫頰，好翠連芳。白鶴生於異縣，丹足出自他鄉。皆遠來以臻此，藉水木以翱翔。不憶春於沙漠，遂忘秋於高陽。非斯人之感至，伺候鳥之迷方？豈下俗之所務，實神怪之異趣。能造者其必詩，敢往者無不賦。或就饒風之地，或入多雲之處。菊嶺與梅岑，隨春秋之所悟。遠為神仙所賞，近為朝士所知。求解脫於服佩，預參次於山陲。子英遊魚於玉質，王喬係鵠於鬆枝。方丈不足以妙，詠歌此處態多奇。嗣宗聞之動魄，叔夜聽此驚魂。恨不能鑽地一出，醉此山門。別有王孫公子，遜遁容儀。思山念水，命駕相隨。逢岑愛曲，值石陵欹。庭為仁智之田，故能種此石山。森羅兮草木，長育兮風煙。孤鬆既能卻老，半石亦可留年。若不坐臥兮於其側，春夏兮其遊陟。白骨兮徒自朽，方寸心兮何所憶？」

平等寺，廣平武穆王懷舍宅所立也。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，所謂孝敬里也。堂宇宏美，林木蕭森，平臺復道，獨顯當世。寺門外金像一軀，高二丈八尺，相好端嚴，常有神驗，國之吉凶，先炳祥異。

孝昌三年十二月中，此像麵有悲容，兩目垂淚，遍體皆濕，時人號曰佛汗。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。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，須臾之間，綿濕都盡。更換以它綿，俄然復濕。如此三日乃止。明年四月，爾朱榮入洛陽，誅戮百官，死亡塗地。永安二年三月，此像復汗，士庶復往觀之。五月，北海王入洛，莊帝北巡。七月，北海王大敗，所將江淮子弟五千，盡被俘虜，無一得還。永安三年七月，此像悲泣如初。每經神驗，朝野惶懼，禁人不聽觀之。至十二月，爾朱兆入洛陽，擒莊帝，帝崩於晉陽。在京宮殿空虛，百日無主，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。商旅四通，盜賊不作。

建明二年，長廣王從晉陽赴京師，至郭外，世隆以長廣本枝疏遠，政行無聞，逼禪與廣陵王恭。恭是莊帝從父兄也。正光中，為黃門侍郎，見元乂秉權，政歸近習，遂佯啞不語，不預世事。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，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。莊帝疑恭奸詐，夜遣人盜掠衣物，復拔刀劍欲殺之，恭張口以手指舌，竟乃不言。莊帝信其真患，放令歸第。恭常住龍華寺，至是，世隆等廢長廣而立焉。《禪文》曰：「皇帝諮廣陵王恭，自我皇魏之有天下也，累聖開輔，重基衍業，奄有萬邦，光宅四海，故道溢百王，德漸無外。而孝明晏駕，人神乏主。故柱國大將軍、大丞相太原王榮，地實封陝，任惟外相，乃心王室，大懼崩淪，故推立長樂王子攸以續絕業。庶九鼎之命日隆，七百之祚惟永。然群飛未寧，橫流且及，皆狼顧鴟張，嶽立棋峙。丞相一揮，大定海內。而子攸不顧宗社，仇忌勳德，招聚輕俠，左右壬人，遂虐其剖心，痛齊鉗齒。豈直金板告怨，大鳥感德而已。

於是天下之望，俄然已移。竊以宸極不可久曠，神器豈容無主？故權從眾議，暫馭兆民。今六軍南邁，已次河浦，瞻望帝京，赧然興愧。自惟寡薄，本枝疏遠，豈宜仰異天情，俯乖民望？惟王德表生民，聲高萬古，往以運屬殷憂，時遭多難，卷懷積載，括囊有年。今天眷明德，民懷奧主，曆數允集，歌訟同臻。乃徐發樞機，副清佇屬。便敬奉璽綬，歸於別邸。王其寅踐成業，允執其中，雖休勿休，日慎一日，敬之哉！」恭讓曰：「天命至重，曆數匪輕，自非德協三才，功濟四海，無以入選帝圖，允當師錫。臣既寡昧，識無先遠，景命雖降，不敢仰承。乞收成旨，以允愚衷。」又曰：「王既德膺圖籙，僉屬攸歸，便可允執其中，入光大麓。不勞揮遜，致爽人神。」恭凡讓者三，於是即皇帝位，改號曰普泰。黃門侍郎邢子才為赦文，敘述莊帝枉煞太原王之狀。廣陵王曰：「永安手翦強臣，非為失德；直以天未厭亂，逢成濟之禍。」謂左右「將筆來，朕自作之。」直言門下：「朕以寡德，運屬樂推，思與億兆同茲大慶。肆眚之科，一依恒式。」廣陵杜口八載，至是始言，海內庶士，鹹稱聖君。於是封長廣為東海王。世隆加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樂平王，餘官如故。贈太原王相國晉王，加九錫，立廟於芒嶺首陽上。舊有周公廟，世隆欲以太原王功比周公，故立此廟。廟成，為火所災。有一柱焚之不盡，後三日，雷雨震電，霹靂擊為數段，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。復命百官議太原王配饗。司直劉季明議云不合。世隆問其故。季明曰：「若配世宗，於宣武無功。若配孝明，親害其母；若配莊帝，為臣不終，為莊帝所戮。以此論之，無所配也。」世隆怒曰：「卿亦合死！」季明曰：「下官既為議臣，依禮而言。不合聖心，俘翦惟命。」議者鹹歎季明不避強禦，莫不歎伏焉。世隆既有忿言，季明終得無患。初世隆北叛，莊帝遣安東將軍史仵龍、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，侍中源子恭鎮河內。及爾朱兆馬首南向，仵龍、文義等率眾先降，子恭見仵龍、文義等降，亦望風潰散。兆遂乘勝逐北，直入京師，兵入闕下，矢流王室。至是論功，仵龍、文義各封一千戶。廣陵王曰：「仵龍、文義於王有勳，於國無功。」竟不許。時人稱帝剛直。彭城王爾朱仲遠，世隆之兄也，鎮滑台，表用其下都督乙瑗為西兗州刺史，先用後表。廣陵答曰：「已能近補，何勞遠聞？」世隆侍宴，帝每言「太原王貪天之功以為己力，罪亦合死。」世隆等愕然。自是已後，不敢復入朝。輒專擅國權，凶慝滋甚。坐持臺省，家總萬機。事無大小，先至隆第，然後施行。天子拱己南面，無所干預。

永熙元年，平陽王入纂大業，始造五層塔一所。平陽王，武穆王少子。

詔中書侍郎魏收等為寺碑文。至二年二月五日土木畢功，帝率百僚作萬僧會。其日寺門外有石像，無故自動，低頭復舉，竟日乃止。帝躬來禮拜，怪其詭異。中書舍人盧景宣曰：「石立社移，上古有此，陛下何怪也？」帝乃還宮。七月中，帝為侍中斛斯椿所使，

奔於長安。至十月終，而京師遷鄴焉。

景寧寺，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。在青陽門外三里御道南，所謂景寧里也。

高祖遷都洛邑，椿創居此里，遂分宅為寺，因以名之。製飾甚美，綺柱珠簾。椿弟慎，冀州刺史，慎弟津，司空，並立性寬雅，貴義輕財。四世同居，一門三從，朝貴義居，未之有也。普泰中，為爾朱世隆所誅。後舍宅為建中寺。

出青陽門外三里，御道北有孝義里。里西北角有蘇秦塚。塚旁有寶明寺。眾僧常見秦出入此塚，車馬羽儀，若今宰相也。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。北有車騎將軍張景仁宅。

景仁，會稽山陰人也。正光年初，從蕭寶夤歸化，拜羽林監，賜宅城南歸正里，民間號為吳人坊，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。近伊洛二水，任其習御。里三千餘家，自立巷市。所賣口味，多是水族，時人謂為魚鱉市也。景仁住此以為恥，遂徙居孝義里焉。

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，待吳兒甚厚，褰裳渡於江者，皆居不次之位。景仁無汗馬之勞，高官通顯。永安二年，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。慶之為侍中。景仁在南之日，與慶之有舊，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。司農卿蕭彪、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。彪亦是南人。唯有中大夫楊元慎、給事中大夫王旬是中原士族。慶之因醉謂蕭、張等曰：「魏朝甚盛，猶曰五胡，正朔相承，當在江左。秦朝玉璽，今在梁朝。」元慎正色曰：「江左假息，僻居一隅。地多濕墊，攢育蟲蟻，壜土瘴癘，蛙黿共穴，人鳥同群。短髮之君，無杼首之貌；文身之民，稟蕞陋之質。浮於三江，棹於五湖。禮樂所不沾，憲章弗能革。雖復秦餘漢罪，雜以華音，復閩楚難言，不可改變。雖立君臣，上慢下暴。是以劉劭殺父於前，休龍淫母於後，見逆人倫，禽獸不異。加以山陰請婿賣夫，朋淫於家，不顧譏笑。卿沐其遺風，未沾禮化，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鬼。我魏膺籙受圖，定鼎嵩洛，五山為鎮，四海為家。移風易俗之典，與五帝而並跡；禮樂憲章之盛，淩百王而獨高。豈卿魚鱉之徒，慕義來朝，飲我池水，啄我稻粱，何為不遜，以至於此？」慶之等見元慎清詞雅句，縱橫奔發，杜口流汗，含聲不言。於後數日，慶之遇病，心上急痛，訪人解治。元慎自云能解，慶之遂憑元慎。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：「吳人之鬼，住居建康。小作冠帽，短製衣裳。自呼阿儂，語則阿傍。菰稗為飯，茗飲作漿。呷啜蓴羹，唼嘲蟹黃。手把豆蔻，口嚼柹榔。乍至中土，思憶本鄉。急手速去，還爾丹陽。若其寒門之鬼，□頭猶脩。網魚漉鱉，在河之洲。咀嚼菱藕，捃拾雞頭。蛙羹蚌膾，以為膳羞。布袍芒履，倒騎水牛。沅湘江漢，鼓棹遨遊。隨波溯浪，唸喁沈浮。白苧起舞，揚波發

謳。急手速去，還爾揚州。」慶之伏枕曰：「楊君見辱深矣。」自此後，吳兒更不敢解語。北海尋伏誅，其慶之還奔蕭衍，衍用其為司州刺史，欽重北人，特異於常。朱異怪復問之。曰：「自晉宋以來，號洛陽為荒土，此中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。昨至洛陽，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。禮儀富盛，人物殷阜，目所不識，口不能傳。所謂帝京翼翼，四方之則，如登泰山者卑培塿，涉江海者小湘沅。北人安可不重？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。江表士庶，競相模楷，褒衣博帶，被及秣陵。

元慎，弘農人，晉冀州刺史嶠六世孫。曾祖泰，從宋武入關，為上洛太守七年，背偽來朝，明帝賜爵臨晉侯，廣武郡、陳郡太守，贈涼州刺史，諡烈侯。祖撫，明經，為中博士。父辭，自得丘壑，不事王侯。叔父許，河南令，蜀郡太守。世以學行著聞，名高州里。元慎情尚卓逸，少有高操，任心自放，不為時羈。樂愛水山，好遊林澤。博識文淵，清言入神，造次應對，莫有稱者。讀老、莊，善言玄理。性嗜酒，飲至一石，神不亂常，慷慨歎不得與阮籍同時生。不願仕宦，為中散，常辭疾退閑，未常修敬諸貴，亦不慶吊親知。貴為交友，故時人弗識也。或有人慕其高義，投刺在門，元慎稱疾高臥。加以意思深長，善於解夢。孝昌年，廣陽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，總眾十萬討葛榮，夜夢著衰衣，倚槐樹而立，以為吉征，問於元慎。元慎曰：「三公之祥。」淵甚悅之。元慎退還，告人曰：「廣陽死矣。槐字是木傍鬼，死後當得三公。」廣陽果為葛榮所殺，追贈司徒公，終如其言。建義初，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，立莊帝，棄郡東走，忽夢射得雁。以問元慎。元慎曰：「卿執羔，大夫執雁，君當得大夫之職。」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。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，問於元慎。元慎曰：「君當得陽城令。」其後，有功封城陽侯。元慎解夢，義出萬途，隨意會情，皆有神驗。雖令與侯小乖，按令今百里，即是古諸侯，以此論之，亦為妙著。時人譬之周宣。及爾朱兆入洛陽，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。

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，以屠為業。永安年中，胡殺豬，豬忽唱乞命，聲及四鄰。鄰人謂胡兄弟相毆鬥而來觀之，乃豬也。胡即舍宅為歸覺寺，合家人入道焉。普泰元年，此寺金像生毛，眉髮悉皆具足。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：「張天錫有此事，其國遂滅，此亦不祥之徵。」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。